

品花宝鉴

[清] 陈 森 著

主 编 李 梦 苏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总经销
北京兆城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87.5 印张 1487.2 万字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 - 1000 册**

**ISBN 7 - 204 - 05334 - 7
定价:2156.00 元**

目 录

第十五回	老学士奉命出差	1
	佳公子闲情访素	
第十六回	魏聘才新进华公府	14
	梅子玉初访杜琴言	
第十七回	祝芳年琼筵集词客	28
	评花谱国色冠群香	
第十八回	狎客楼中教箴片	42
	妖媚门口唱杨枝	
第十九回	述淫邪奸谋藏木桶	54
	逞智慧妙语骗金箍	
第二十回	夺锦标龙舟竞渡	66
	闷酒令鸳侣传觞	
第二十一回	造谣言徒遭冷眼	79
	问衷曲暗泣同心	
第二十二回	遇灾星素琴双痛哭	90
	逛运河梅杜再联情	
第二十三回	裹草帘阿呆遭毒手	105
	坐粪车劣幕述淫心	
第二十四回	说新闻传来新戏	116
	定情品跳出情关	

第二十五回	水榭风廊花能解语 清歌妙舞玉自生香	127
第二十六	进谗言聘才酬宿怨 重国色华府购名花	141
第二十七回	奚正绅大闹秋水堂 杜琴言避祸华公府	153
第二十八回	生离别隐语寄牵牛 昧天良贪心学扁马	168
第二十九回	缺月重圆真情独笑 群珠紧守离恨谁怜	181
第三十回	赏灯月开宴品群花 试容妆上台呈艳曲	194

第十五回 老学士奉命出差 佳公子闲情访素

话说史南湘进内，与仲清、王恂见了，喝了几杯茶，王恂问其所从来，南湘将日间的事一一说了，又将春航、蕙芳的光景说了一会，王恂、仲清羡慕不已。仲清道：“不料苏媚香竟能这样，从此田湘帆倒可以收心改过了。”他将前日题画规劝之事说了，又说：“春航且有微愠。”南湘道：“改日我与你们和事如何？”又问起子玉来，仲清道：“庾香日间在此，他的李先生于月初选了安徽知县，就要动身了。”南湘说了几句，也就回去不题。

却说子玉在王恂处谈了半天回家，李先生已经解馆，要张罗盘缠。魏聘才替他拉了一纤，托张仲雨问西客借了一票银子，占了些空头。有二百余金，添置些衣服，又叫了几天相公。李元茂要在京寄籍，性全也只得由他。

当晚子玉与聘才在书房闲话。那日是忌辰，日间聘才独自一人到杨柳巷去找着了叶茂林，两人谈了半天。聘才拉他在扁食楼上吃了饭，即同到那些小旦寓处，打了几家茶围。末了到琴言处，琴言倒出来与聘才谈了几句，即问起子玉来。聘才就将子玉的心事，再装点了些，说得琴言着实感激。并与琴言约定了，明日同子玉前来相会。回来与子玉说知，子玉便添了一件心事，一夜未曾睡着。是夕，士燮在尚书房值宿未回。

到了次日，子玉正要打算和聘才去看琴言，忽见门上梅进满面笑容的进来说道：“恭喜少爷！老爷放了江西学差，

报喜的现在门口。”子玉听了，也觉喜欢，便同着梅进到里头，报与颜夫人知道，颜夫人欣喜更不必说。李性全就同元茂、聘才，到上头去道了喜。少顷，士燮回家，有些同僚亲友陆续而来。一连忙了几日，便接着李先生赴任日期，士燮又与先生钱行。到动身那一日，子玉同了元茂、聘才直送出城外三十五里，到宿店住下，性全嘱咐一番，又教训了元茂几句道：“庾香年纪虽小于你，学问却做得你的先生，你以后须虚心问他。”元茂连声答应。性全又对聘才道：“小儿本同吾兄出来，我看他将来是一事无成的，一切全仗照应。”聘才亦诺诺连声。子玉是孝友性成，临别依依，不忍分手，只得与元茂送了先生，同了聘才，洒泪而别。

士燮也择于三月初十日动身，今日已是初五了。颜夫人与士燮说道：“新年上孙家太太为媒，与王表嫂面订了二姑娘，将玉簪子为定。你如今又远行了，也须过个礼。不是这样就算的，别要教人怪起来。”士燮笑道：“你不说我竟想不起。这个是必要的，明日就请孙伯敬为媒就是了。”正说话间，孙亮功来拜，士燮出见。问了起身日子，便说起他的夫人的意思来，说：“新年与王家订亲，彼此是娘儿们行事，究竟也须行过礼，方才成个局面。况你此去也须三年才回，不应似这样草草。”士燮道：“我们正商量到此，原打算来请吾兄，明日先过个帖，大礼俟将来再行罢。”亮功答应了。

次日，颜夫人备了彩盒礼帖，请亮功来，送了过去。文辉处回礼丰盛，有颜仲清帮同亮功押了回来，士燮备酒相待。是日不请外客，就请聘才、元茂相陪。这李元茂今日福至心灵，说话竟清楚起来。性全出京时，留下二百两银子与他，元茂买了几件衣裳，混身光亮。亮功眼力本是平常，今

见了元茂团头大脸，书气满容，便许为佳士，大有余润之意，便问起他的姻事来。仲清早已看明，便竭力赞扬。李元茂不知就里，乐得了不得，心里着实感激仲清。且按下这边。

再说子玉在家无趣，趁他们吃酒时，便带了云儿，去找刘文泽、史南湘。先到了文泽处，不在家，去找南湘，恰好文泽的车也到南湘门口。子玉道：“我方才找你。”文泽道：“失候！我去找冯子佩，适值他进城去了。”说着遂一同进去，到南湘书房坐了。伺候南湘的龙儿送了茶道：“我们少爷这时候还没有起身呢。”说罢进去了。一盏茶时候，见南湘科头赤脚，披着件女棉袄出来道：“你们来的好早。”子玉见了便笑道：“我吃过了早饭才来的。”文泽道：“好模样，拿你们夫人的衣裳都穿出来，难道你们夫人也没有起身么？”南湘道：“他起身多时了。我方才睡醒，听见你们二人来，我不及穿衣，随手拉着一件就出来的。”就有龙儿拿上脸水，还有个虎儿送出衣裳靴帽。

南湘洗了脸，慢慢的穿戴起来，便笑嘻嘻的向子玉作了一个揖道：“恭喜，恭喜！你瞒着我们定得好情！”子玉只当说他定亲，倒害臊起来。文泽道：“定得什么情？”南湘道：“前日我在度香处，他说有个叫杜玉依，是古往今来第一个名旦，被庾香独占去了。他们还在怡园唱了一出《定情》。”文泽道：“哪个叫杜玉依？我们怎么总没有见过？”南湘道：“好得很！据度香、静宜品题，似乎在宝珠之上，我却不认得。庾香今日何不同我们去赏鉴赏鉴？”子玉听了，才知不是问他定亲，然却是初出茅庐，不比他们舞席歌场闹惯的了，却臊得回答不出了。文泽再三盘问，只得答道：“这玉

依就是琴言，你们也都见过的。”文泽道：“真冤枉杀人！我们不要说没有见过，连这名字都没有听说过。”子玉道：“怎么冤枉你们？难道正月初六在姑苏会馆唱《惊梦》那个小旦，你们忘了不成？”文泽想了一会道：“是了，是了！这么样你更该罚。那一天你们四目相窥，两心相照，人人都看得出来。我问你，你还抵赖说认都不认得，如此欺人！今日没有别的，快同我们去。难道如今还能说不认得么？”南湘大笑道：“认得个相公，也不算什么对人不住的事情。庾香真有深闺处女屏角窥人之态，今日看你怎样支吾！快去，快去！今日就在他那里吃饭。”子玉被他们这一顿说笑，就想剖白也剖白不来，只觉羞羞涩涩的说道：“凭你们怎样说罢，我是没有的。我也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南湘道：“你又撒谎。”文泽道：“若是那一个，我倒打听了，只知道他叫琴官，是曹长庆新买的徒弟，住在樱桃巷秋水堂。”南湘道：“走罢！”即叫龙儿吩咐外面套车子。子玉道：“我是不去。”南湘道：“好好，有了心上人，连朋友都不要了，你是要一人独乐的！”便拉了子玉上车，一径往樱桃巷琴言处来。

文泽的跟班进去一问，琴言不在家，听得里头说道：“就是刘大人带到春喜园去了。”文泽一个没趣，子玉倒觉喜欢，南湘道：“哪里去？我还没有吃饭。对门不是妙香堂素兰家么？咱们就找香晚去。”文泽道：“只怕也未必在家。”叫人去问一问，素兰却好在家。里头有人出来请了进去，到客厅坐下，送了茶。文泽问子玉道：“香晚你见过没有？”子玉道：“没有。”南湘道：“此君丰韵足并袁、苏，为梨园三鼎足。”不多一会，素兰出来与南湘、文泽见了，又与子玉相见。

素兰把子玉细细打量了一番，问文泽道：“这位可姓梅？”文泽向子玉道：“又对出谎来了。你方才说不认识他，他怎么又认识你呢？”子玉真不明白，恰难分辩，倒是素兰道：“认是并不认得，被我一猜就猜着了。”南湘道：“我恰不信，哪里有猜得这么准？你若是猜得着他的名字，就算你是神仙。”素兰道：“他的名字有个玉字，号叫庾香，可是不是的？”南湘、文泽大笑道：“这却叫我们试出来了，还赖说不认识。我们当庾香是个至诚人，谁知他到善于撒谎！”说得子玉两颊微红，这个委屈无人可诉。细看素兰的面貌，与自己觉有些相像，恐怕被南湘、文泽看出说笑，他便走开去看旁边字画。南湘对文泽道：“你可看得出香畹像谁？”文泽道：“像庾香。我第一回见庾香，我就要说他，因为他面嫩，所以没说出来。”子玉权当不听见，由他们议论。素兰道：“你们不要糟蹋他，怎么将我比他？”说罢拉了子玉，过来到这边坐下。南湘道：“我们还没有吃饭，你快拿饭来。”素兰即吩咐厨房备饭。

子玉虽见过素兰的《舞盘》，那日为了琴言，恰未留心。今见素兰秀若芝兰，如桃李，极清中恰生出极艳来。年纪是十七岁，穿一件莲花色绉绸棉袄，星眸低敛，香辅微开，真令人消魂荡魄，便暗暗十分赞叹：“也不在琴言、宝珠之下，只不知性情脾气怎样？”外面已送进酒肴来，三人也不推让，随意坐了。素兰斟酒谓子玉道：“你是头一回来，须先敬你。”子玉接了；随又与南湘、文泽斟了。文泽问道：“你今日倒不上戏园子去？”素兰道：“今日没有我的戏，可以不去。”

子玉见了素兰，也是幽闲贞静一派，心里就契重他。素

兰一抬头，见子玉只管偷看他，不觉一笑，便有一种幽情艳思摇漾出来。子玉把眼一低，文泽笑道：“同了庾香出来，我们有多少算不来处！”子玉不解，文泽笑道：“有了你，譬如逛灯那一天，车中的少妇，只爱你，不爱看我们了，不是算不来么？”说得子玉涨红了脸，道：“我倒不晓得爱什么。”素兰对着南湘道：“我最爱你题我的画兰那首《木兰花慢》词。”南湘道：“你填的词，近来也好得多了。”

素兰忽然怔怔的看着子玉，如有所思，被文泽瞧破，便谓素兰道：“你爱他么？”素兰又一笑。子玉便不好意思，倒坐立不安起来。素兰对子玉道：“你今日可曾看你的相好？”子玉摸不着是谁，便道：“你说哪一个？”素兰道：“我只知道你这一个，不知道还有几个。”子玉益发不解；南湘、文泽也猜不出来，都问道：“你说他的相好是谁？”素兰道：“他的相好，倒是天天到我这里来，就住在对门。你怎么过门不入？快去请了他来。”子玉方悟出是琴言。心里想道：“怎么他们都会知道了？”文泽道：“何如？连庾香的相好他都知道，可见你们交情很深！”南湘道：“我们先到对门，琴言不在家，方到这里来。”素兰道：“原来因他不在家，你们才过来。”子玉听了，心上恰有些过意不去，正要开口，文泽接着道：“我们从那一头来，先过他门口，自然要先问一声再过来，也是由近而远，一定的道理。”

素兰道：“不怪你们，也不必圆转。我告诉你们实话罢，我与庾香恰并无一面之识，都是玉依告诉我的。这玉依本来与我说得来，从正月初七日起，至今便天天过来与我长谈，甚为莫逆。近来往往叫我的号，便叫错了，叫我庾香！”子玉一听，已想着琴言的意思，便觉一阵心酸，凝神敛气的等

素兰说下来。文泽指着子玉道：“他便叫庾香，怎么琴言叫起你庾香来？”南湘道：“这还要问？这个缘故你还猜不出来？”文泽也不开口。再听素兰道：“我哪里晓得他叫庾香？起初也不在意，后来常听他叫错，便盘问他，他不肯说。有一日瑶卿在此，我与他说起来，瑶卿便把你们的情节说了一个透彻。玉依以后自己也说出来，道我有些像你，见我如见你一样，所以时常到我这里来，并不是与我真心相好，不过借我作幅画图小影，你道这情深不深？人家费了这片心，难得你今日来，我所以替他明白明白，教你知道，不教他白费了这片心。”

子玉听了，便如哑子吃黄连，说不出苦来，两眼眶的酸眼泪，只好望肚子里咽。文泽、南湘连连点头道：“这真难得！”文泽又道：“玉依于庾香的情可为二十四分了，不知庾香与玉依的情怎么？你可知道？”素兰道：“怎么不知道？也是瑶卿说的。”又将徐子云将假琴言试子玉的情节说了一番，听得南湘、文泽笑了又赞、赞了又笑。子玉十分难受，只得说道：“些须小事，一经人道，便添出无数枝叶来了。”当下素兰又遣人去问琴言，尚未回来。

吃过饭，讲了些闲话，子玉便要素兰写的字。素兰道：“现成的却没有。”说罢便往里面走，不多一会，拿出一柄湘妃竹纸扇，双手呈上道：“这是方才写的，权且奉赠，只是不好，看不得。”子玉看时，铁画银钩，珠圆玉润，盎然古秀可受，图章亦古雅。子玉作了一揖谢了。谈谈讲讲，已是申末时候，子玉要回，南湘、文泽也就同了出来。素兰送至大门，各人上车不题。

却说孙亮功回去与陆夫人商量，要将大女儿许与元茂，

陆夫人冷笑了几声，不发一言。亮功不敢再说，然主意已定，明日去托王文辉为媒。文辉踌躇了半天，心里想道：“这个白人儿，怎好嫁人？”因又想道：“那李元茂也不是个佳婿，呆头呆脑的。那一天作个揖，就将我的帽子碰歪。只好娶这样媳妇！”便应允了。为这件事，特到士燮处来，将亮功之意达之士燮。士燮大喜，就请了聘才、元茂出来。聘才自然一口赞成，元茂十分畅满。士燮就与元茂代写了求允帖，交与文辉，于初六日过了礼帖。这是千里姻缘，百年前定。李元茂这个呆子，巴不得明日就赘了过去，才可免指头儿告了消乏。

初十日，仲清、王恂绝早过来送行。梅学士行李一切早已收拾停妥，已于初九日打发家人押了出城。是日，亲友拥挤不开，时候尚早，仲清、王恂先在书房，与子玉、元茂等候。仲清便对元茂道了喜道：“恭喜，恭喜！你今日真得了一个雪美人！你从前不是有句诗，是‘白人双目近’么？如今倒成了诗讖了！”元茂不解，颇自得意。少顷，士燮送了客出去，便叫出子玉来教训了一番，又叮嘱了元茂、聘才几句，然后与夫人别了，即上车起程。颜仲清、王恂、魏聘才、李元茂一起，随后颜夫人领着子玉并有些仆妇、丫环一群的车，也送出城来。城外是王文辉、孙亮功等十几个同年至好，一齐在旗亭饯别。士燮盘桓了一会，文辉等进城。天色不早，颜夫人也只得带了仆妇、丫环，洒泪先回。子玉、仲清、聘才、元茂与些家人们，随到店中，住了一夜，明日叩别。士燮又勉励了子玉几句，子玉也只得同仲清等哭泣而回。且按下不题。

那日，徐子云也在旗亭送行回来，且不进宅，一径到

园，即到次贤屋里，始知次贤在桃花坞赏桃花，还有宝珠、漱芳两个。子云就到桃花坞来。虽是自己园中，也不能天天游览，数日之间，已见桃花开满，灿若晴霞，映着一水盈盈，草茵如绣，真觉春光已满。走进了第三重，始见曲榭之中，次贤与宝珠、漱芳在那里喝酒。见了子云，宝珠、漱芳已迎上来，次贤也笑面相迎。子云笑道：“静宜，今日竟偏我独乐了。”次贤道：“我知道你今日早回，先已虚左而待。”漱芳道：“你不见摆了四个座儿么？”子云即在次贤对面坐了。次贤问道：“今日送行的人多么？”子云道：“人倒不少。庾香、剑潭送到前站宿店去了，要明日才回。”即指着宝珠笑道：“惟有他们同队中，不见有一个人在那里送行，只怕这位老先生，生平也没有叫过他们。”宝珠道：“这位梅大人，每逢戏酒时，我们也伺候过几回。人倒谦雅的，就总没有赏过一句话儿，倒不料他生出那么一个风流的公子。这梅庾香，前日竟在香畹处吃饭，还到玉依处，没有遇见。据香畹说，他待玉依的情分，竟是有一无二的。”子云道：“你怎么知道他去找玉依的？是他一人去的么？”宝珠道：“是香畹对我讲的。他恰与竹君、前舟二人同去，香畹还送了他一柄扇子。他们倒也合式了。”次贤道：“我看前日庾香、玉依二人，真可谓用志不纷，乃疑于神。这两人既相得了，将来必找出多少苦恼的事情来。你们慢慢的看着他们罢！”当下这四人喝了一会酒，看了一会花。

次贤对宝珠道：“度香所刻那十六个酒令，你们看见没有？”宝珠道：“怎么没有看见！”子云道：“你们今日，何不也照这令行几个出来，也见见你们的心思？”宝珠尚未回答，漱芳道：“这个我们只怕行不来。一来心思欠灵，二来这唐

诗与《诗经》也不甚熟，哪里能说得这样凑拍。除非在家里把几种书翻出来，拣对路的一个个凑，才凑得成呢！”宝珠道：“我们真自惭愧！这些姑娘们也与我们差不多年纪，怎么他们就有这样慧心香口，我们就这样笨？”子云道：“你们今日试行一行，保管你们行得好。”便叫拿副骰子来，家人便去取了副骰子，放在盒里，送到席上。

子云便叫宝珠先掷，宝珠尚推诿不肯，经子云、次贤逼住了，只得说道：“何苦要我们做笑话！我非但别样记不清，连这曲牌名也记得有限。或者庾香还能，我是定说得不好的。”只得掷起来。掷了好几掷，掷着了一个色样名为“绿暗红稀”，便呆呆的想来。想了一会，不得主意，便道：“这不是寻烦恼么？”漱芳道：“我且掷着色样再想。”他也掷了好几掷，掷着了“苏秦背剑”，便道：“这更难了。”忽见宝珠问次贤道：“《诗经》上有一句什么‘永叹’？我记不真。”次贤道：“每有良朋，况也永叹。”宝珠道：“有是有了一个，只就是不甚好。”子云道：“你且说来。”宝珠念道：

绿暗红稀，梦好更寻难，你晚妆楼上杏花残。懒画眉，况也永叹。

次贤、子云赞道：“说得很好。第一个就这么通，真是难得！就这《诗经》一句，稍差了些，然而也还说的过。”宝珠道：“这《诗经》实在难于凑拍，又要依这个韵，觉得更难了。”漱芳道：“我想的更不好。《诗经》上不是有一句‘莫我肯顾’么？”子云道：“有，你快说。”漱芳要念时，重又顿住，觉有些羞涩，次贤又催，只得念道：

苏秦背剑，北阙休上书，误你玉堂金马三学士。不是路，莫我肯顾。

子云道：“这个说得甚好，竟句句凑拍。”次贤道：“倒实在难为他。”宝珠道：“他的比我好，不比我的杂凑。”便觉两颊微红，大有愧色。子云安慰道：“你的也好，不过你的题目宽泛些，难于贴切。他这‘苏秦背剑’的题目就好，所以比你的容易见长。”宝珠得了这一番宽慰，稍为意解。便又掷了一个“紫燕穿帘”，便道：“这个题目倒好。”便细细的想；想了好一会，问子云道：“我记得有‘绣窗愁未眠’，这一句是诗还是词？”子云道：“是韩偓的诗。”宝珠道：“这个略好些儿。”便念道：

紫燕穿帘，绣窗愁未眠，慢俄延，投至到枕门前
面。四边静，爱而不见。

子云等大赞。漱芳道：“你们知道他这‘四边静，爱而不见’是说什么？”次贤笑道：“大有春恨怀人之致！”子云也笑。漱芳笑道：“不是，他昨日飞去一个秦吉了。我昨日到他那里去，正遇着他急急的跑出房来，四下张看，问我道：‘你看见没有？’他方才说的倒像那昨日的神气。”宝珠也笑道：“今日他又回来了。”

漱芳又掷，掷了一个“花开蝶满枝”。漱芳想了一会，说道：

花开蝶满枝，是妾断肠时，我是散相思的五瘟使。
蝶恋花，春日迟迟。

次贤等大赞道：“这个更好！”宝珠道：“他总比我的说得好，我今日的两个都不及他。”他便又掷了一个“打破锦屏风”。便道：“这个题目恰好，然难也难极了，须要在‘打破’两字上头着想。若得凑成了，倒是个好令。”漱芳道：“这个难，教我就凑不成，只怕那句《诗经》，就不容易。”

宝珠怔怔的想，想着了唐诗，又凑不上《西厢》，想到了《西厢》，又凑不上《诗经》，好不着急。想了好一会，问道：“《诗经》上不是有一句‘何以穿我墉’么？”次贤道：“妙极了！这一句已经稳妥，中间凑得连络就好了。”宝珠面有喜色，欣欣的念道：

打破锦屏风，暮色满房栊，吉丁当敲响帘栊。月儿高，何以穿我墉？

子云等大赞。子云道：“这个实在妙极了！就在那十六令中，也是上等。我们恭贺三杯！”宝珠始为解颜欢喜。漱芳心里又着急起来，恐怕再行，不能及他，便道：“算了罢，实在费心得很，我不掷了。”子云道：“这令原也费心，但只五个。他得了三个，你才两个，你再掷一个罢。”漱芳道：“适或色样重了呢？”次贤道：“重了不算，须要不重的才有趣。”漱芳不得已，掷了好几个重叠色样，然后才掷出一个“楚汉争锋”，便道：“掷了这个，就算完结了。”子云应允，漱芳便构思起来，一人独自走到桃花丛中去了。子云等也到花丛中游玩。漱芳道：“我想倒想着了一个，就是唐诗这一句还有些牵强。若除了这一句，我又找不出第二句来，只好将就些罢。”便念道：

楚汉争锋，君王自神武，你助神威擂三通鼓。急三枪，百夫之御。

大家赞好。子云道：“今日又得了六个，共有二十二个了，将来能凑成一百个就好了。”次贤道：“一百个是不能，况且骨牌名没有这许多，曲牌名是尽够。不如去了这骨牌名，换个别样，或者凑得成百数。若用骨牌名，可用的也不过五六十个，内中有几个有趣的，偏掷

不着，如‘公领孙’、‘钟馗抹额’、‘贪花不满三十’、‘秃爪龙’等类，凑起来必有妙语。就是限定《西厢》也窄一点儿，不如用曲文一句就宽了。惟有那‘推倒油瓶盖’一个难些。”子云道：“《诗经》上‘瓶之罄矣’好用，曲牌名用《油葫芦》。”次贤道：“《西厢》呢，用哪一句？”子云想了一想，笑道：“《西厢》上可用的，恰又不是这个韵。”

四人在花下坐了。子云问起琴言今日何以不来，宝珠道：“今日他又替我到堂会里去了。他就有一样好处，他唱戏时，并不很留心关目，他那丰韵生得好，就将他自己的神情，行乎所当行，倒比那戏文上的老关目还好些。所以才有人说他生疏，也有说他神妙。”子云笑道：“以后梅庾香大约非玉侬之戏不看，非玉侬之酒不喝的了。”

漱芳笑道：“玉侬的行事，还没媚香的奇。近来闻他天天到宏济寺去一回，有个什么田湘帆，也是个风流名士，闹到不堪，后来见了媚香的戏，便天天跟着他的车，他往东就往东，他往西就往西，跟了整个月。媚香怜念他，与他一谈，倒谈成了知己。如今是莫逆得很，不可一日不见。”次贤笑道：“有这等事？我看媚香真算个‘鶺鴒绿老不寻常’，竟有人笼络得住他么？这人必是不凡。”正说得高兴时，忽子云的家人上前说有客来拜，子云便冠服出去。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